

第一章 驛站遭劫

佈置典雅的宮室裡，一叢插在玉瓶裡粉豔桃花開的正旺，花香被熱騰騰的地龍一烘，分外濃麗撩人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直到宮室裡的光影西斜，帷幔裡才傳出一把男聲，「備水。」這嗓音音色極佳，既有少年的清越又兼備男人的穩當，介於兩者之間，有種青澀又成熟的魅力。

沈望舒神色倦極，蒼白的臉上覆了層薄紅，臉上兩道清晰的淚痕，她此時被男子擁在懷裡，本能地想要離遠一點，下意識縮了縮身子。

這樣微小一個動作卻引得男子不悅，「乖一點。」

這話說的很重，不是男女歡好之後的誘哄而是警告，沈望舒不敢再動，乖乖任他摟著。

他指尖繞了一縷她的青絲，用髮尾搔著她眉眼鼻尖，以看她想躲又不敢的模樣為樂，等浴桶抬進來他便打橫抱起她。

沈望舒費力地抬起頭，帶著鼻音，「殿下……我自己來。」說完便想下榻，藉著這個由頭躲開他。

她總是要這種沒意義的小聰明……他眯起眼，伸手把她按住，摩挲著她的下頷，「叫我什麼？」

沈望舒嘴巴張合了幾次，磕磕絆絆地道：「郎、郎主……」

這個稱呼既是婢對主，又是妻對夫，彷彿身處卑位，卻似暗含了無盡曖昧。

她神色透著哀怨，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用力抓撓著錦緞，以緩解內心對這個稱呼的不適，她並不覺得自己稱一國太子為殿下有什麼不對，可他偏偏不喜歡她那樣叫他。

太子的表情和緩幾分，他伸手撓了撓她的下巴，以示讚許，「再叫一聲。」

沈望舒抿緊了嘴巴，「……郎主。」

太子不覺翹了下唇角，又不欲表現得太明顯，冷著臉抬了抬下巴，「妳方才說什麼？」

沈望舒嗓音輕顫，「我自己來……」

「教妳的規矩都忘了？」太子捏著她下頷的手加了幾分力道，不滿地輕哼了聲，俯下身跟她鼻尖貼著鼻尖，「能說『請』就不要說『不』。」

沈望舒想到他的那些懲罰，大眼透出幾分驚懼，不敢再違逆他的意思，哽咽道：「請、請殿……請郎主幫我。」

終於聽到想聽的，他打橫把她抱起來，獎勵一般在她臉上重重親了下，「早些聽話不就好了？」

聽他話裡的得意勁兒，好像做成了什麼大事一般，沈望舒低頭吸了吸鼻子，慢慢地噙了聲。

太子見她柔順至此，本應是得意的，可卻不其然想起初見她時的樣子，那時她就像是長在山間的酢漿草，雖不甚嬌貴卻是一派生機勃勃的明媚。

他眉眼一滯，心間莫名澀然，但又很快讓自己硬起心腸，入東宮是她和人合謀算

計的，她身上有和那個毒婦同樣的血脈，為什麼要憐她？

太子沒讓那許多憐惜浮在眉間，抱著她入了浴桶，小心護著她的腦袋不讓她嗆著，仔細擦拭起來。

他擦拭她臉頰的力道略重了些，讓她又開始哭了，他只得重新再叫一桶水，見她一臉的倦色，便幫她換了身乾爽的寢衣，又重回拔步床上，沉沉安睡過去。

沈望舒卻慢慢睜開了眼，看著他的眉眼出神，與平日野獸一般的狠厲桀驁不同，他在她睡著之後眉眼便柔緩下來，甚至帶著幾分天真意氣。

她有時候覺得太子就像是一頭年輕的野獸，天真又殘忍，我行我素，傷人卻不自知。

沈望舒呼吸放緩，動作極輕地從枕下取出一把鑲金嵌玉的匕首，這是西涼送來的貢品裡太子最喜歡的一樣，她多瞧了幾眼，他便隨手送給她把玩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她背著他偷偷給這把匕首開了刃，讓它變成了能傷人的利器。

沈望舒直勾勾地看著手裡的匕首，又看了眼太子，身子有些僵硬，她垂下了眼，卻無意中看見他情動之時在她腰身腳踝留下的斑駁指痕。

她下定決心，顫抖著舉起匕首，刺向了他的心口——

沈望舒在小榻上蜷縮成一團，全身抖若篩糠，臉上被淚水浸透。

旁邊的唐嬪嬪見她夢魘纏身，怕她背過氣死了，上手粗魯地推搡了幾把，「姑娘！」

沈望舒猛然睜開眼，一下子翻身坐起，終於意識到自己正躺在駛向沈府的馬車上，她這才從那噩夢中緩緩回過神來，抱著雙膝發怔。

她已經連著好幾天作噩夢了，在夢裡她知道失蹤多年的表哥沒死，而她則是表哥指腹為婚的未婚妻。

在夢裡，她和表哥幾經輾轉終於相認，眼看著就要締結良緣，她卻被歹人灌醉送到了太子的床上，這事兒鬧的很大，不光她失了清譽，太子也受到了極大的攻訐，甚至因為這事兒錯失了娶他心頭愛的機會。

太子不但背負了強辱臣女的罪名，就連心愛的表姊也另嫁他人，他以為此事皆是她與人合謀算計，對她頗為厭憎，索性將她囚於東宮之內，還總是行那種事折辱她。

在一次歡好之後，她終於狠下心腸，結果並未刺死太子，還被宮裡下令鳩殺了，到死也沒有再見到表哥最後一面。

沈望舒雙目無神地看著天花板，深深地吸了幾口氣，努力平復著輕顫的身子。

第一次作夢的時候她本來也沒放在心上，只是這幾日的夢境連續不斷，首尾相接，她這才覺得或許……是一個預知未來的夢境？

她想到噩夢的最後，表哥聽聞她死訊之後嘔血力竭，他還身穿素白孝服，抱著她的靈牌對太子拔劍相向，對她應是極為深情的，她想著想著，不免摩挲了一下腰間雕著繁複花紋的半月玉佩。

這半月玉佩是早亡的母親留給她的，也是她和表哥婚配的憑證，她連日作夢，心

裡已經隱隱有了個主意，若要避免重蹈前世被囚於東宮，最後淒涼慘死的覆轍，不如儘早嫁給情深義重的表哥，以後躲著太子走，總能順遂無憂地過完一生。只是夢境裡所有人的臉都是白濛濛一片，她不但看不清太子的臉，也早就不記得表哥長什麼樣子，表哥又失蹤多年，怎麼才能找到他呢？

沈望舒看著半月玉佩怔怔出神，唐嬪嬪見她這歪歪扭扭的坐姿再次不耐，冷著張臉，「姑娘別怪老奴多嘴，沈府和鄉間可不一樣，沈府是官宦門第，自有規矩，若姑娘的行止坐臥再如這般，只會給家裡蒙羞。」

沈望舒本來以為自己只是個父母雙亡的鄉下土妞，沒想到她不但有爹，親爹還在府城裡當大官。

沈大人一次辦差路過村子，見沈望舒和自己眉眼相似，心下大驚，又是滴血認親又是查驗信物，終於確定這就是他失散多年的嫡長女，但他有急務在身無法多留，只能讓下人先把她帶回沈府。

沈望舒還沒反應過來，就被幾個僕婦半哄半抱地架上了馬車，就連和村裡小夥伴道別的機會都沒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自從她和沈大人相認的那日起，她就開始斷斷續續作噩夢，這幾日的變故實在太多，衝擊得她整個人都有些怔愣。

不過她現在也逐漸適應了，沈大人對她很好，聽說她在沈府還有個嫡親的大哥哥，有父兄的幫助，說不定她能更快找到也在朝為官的表哥。

唐嬪嬪完全沒把沈望舒當主子看，見她對自己愛答不理，心下更怒，她早得了夫人的授意，要好好調教這野丫頭，便裝模作樣地推開車窗，「車裡頭土腥氣有點重，老奴瞧姑娘精神不濟，替您開窗散散味吧。」

沈望舒回過神來，自然聽出這婆子在諷刺自己，她雖長於鄉間，卻不是什麼憨人，頗有幾分脾氣，口齒伶俐地道：「嫌味道重，妳自己下車不就好了？」

她自三歲開始就在村裡滿地撒歡了，夢裡會那般怯懦皆是被太子的強權一點點磨平稜角，到最後都變得不似自己了。

唐嬪嬪看她這幾日不聲不響，以為是個沒脾氣的，沒想到反而鬧了個沒臉，只能灰頭土臉地被攆下馬車。

梁州近來地龍翻身，好多百姓在地動中流離失所，馬車行了一時便撞上一夥衣衫襤褸的流民，唐嬪嬪滿腔怒火無處發洩，便讓護衛用馬鞭把流民驅趕了一番。

幾個被鞭子抽中的流民憤憤不平，衝著沈府的馬車啐了幾口，咒罵幾句。

旁邊立刻有人死命拉著他，「龜兒子少屁話！那馬車一看就是哪家官爺的，現在梁州城已經封了，只有這些大官人家的馬車能隨意進出，咱們要是得罪了官爺，到時候連進城討口飯都不行！」

騷動的流民們聞言很快平靜下來，唯獨隊伍最後有一個身量格外高挑的男子神色動了動，目光落在沈府還未走遠的馬車上。

他衣衫襤褸，身上隱隱散發著血腥味，時不時掩嘴咳嗽幾聲，彷彿有傷在身，除了一雙過於漂亮幽邃的華美鳳眼之外，看上去和其他流民沒什麼不同。

裴在野目光緊緊落在沈府馬車上，微微抵起雙唇，露出思索之色，許久才挪開視

線。

他如今身受重傷，身邊護衛皆被叛賊所害，若能挾持這輛馬車，倒是可以混入梁州城和心腹聯絡。

眼下離梁州城還有幾日路程，一至傍晚，領頭的護衛便先護送沈望舒住進了驛館。沈望舒先打發走了那陰陽怪氣的唐嬾嬾，這才長出了口氣，又抬起胳膊左右聞了聞，覺得確實有股子味道。

幸好這時小二抬了熱水上來，她解開衣裳，直到身上只剩下一件纏得緊緊的裹胸，她這處比村裡其他女孩子豐腴許多，每回出門便惹出閒言碎語，所以特意做了這纏胸的兜衣穿著，只是在上一世太子不許她再穿那特製的兜衣……

沈望舒紅著臉甩了甩腦袋，試圖把那些旖旎的畫面甩出去，她匆匆洗漱完，正要把熱水倒出去，門外傳來幾下敲門聲。

領頭的護衛道：「姑娘，咱們在這兒怕是過不了夜了，我剛接到消息，梁州流民在城裡鬧了場亂子，再過一兩日便要封城，屆時任何人都不得隨意出入，咱們得儘快趕路了。」

沈望舒雖然疲乏，但也知道事情嚴重，忙道：「成，我收拾好便出去。」

她胡亂擦了把頭臉，正要套上衣裙，忽聽窗戶處傳來一聲輕響，她下意識轉過頭，就見一道高挑黑影立在身後。

「砰」的一聲，沈望舒手裡的木盆落了地，她張開嘴剛要尖叫出聲，一把雪亮的劍便橫了過來。

沈望舒看著那尖銳的劍鋒，心頭怦怦亂跳，腦子亂成一鍋粥，半晌才找回了說話的能力，看著面前蒙著面的黑衣人，抖著唇開口，「你、你是誰？你想幹麼？」她此時剛擦洗完，身上只穿著中衣，露出一片修長雪嫩的脖頸，肌膚上還沾著水珠，顯得更為鮮嫩了。

裴在野其實是有些不自在的，其實兩刻鐘之前他就來了，本以為這群人護送的是哪位官員，沒想到把窗戶掀開瞧了眼，卻見是個玲瓏少女，正低頭解著衣裳準備沐浴，他臉色僵了僵，下意識調開視線，一時進退兩難。

堂堂一國太子，打家劫舍已經夠丟臉了，若是在女人洗澡的時候闖進去，他還不如找根繩子吊死！

他心裡實在過不去那個坎，於是遲疑了下，很貼心地幫少女掩好了窗，環胸倚在牆角等待，直到聽見護衛催促她動身，想著女子應當洗漱完了，他這才翻窗入內劫人。

裴在野目光先在屋裡環顧了一圈，手腕不著痕跡地一轉用刀背對著她，見她身子輕顫，他皺了皺眉，「我不會傷害妳。」

他說完，眸光才落到她臉上。

這女子生得極美，不同於他往日見過的高門貴女那般柔媚脆弱，反似山間爛漫的花木，有著旺盛的生命力，她肌膚也極好，不是京中權貴追求的極致蒼白，而是

瑩白裡透著一點健康的粉潤，她眼眸黑潤潤的，眼尾上挑，透著未經世事的嬌憨，實在是個一見難忘的美人。

美人裴在野見的多了，只是兩人四目相交之時，他心臟驟然停了一瞬，彷彿被重物狠狠捶了一下，刺骨的痛楚讓他忍不住閉了閉眼。

他心頭悶痛，既不適又不解，他很確定自己在此之前從未見過這少女，為何看她一眼就會有這種反應？

他身上傷重，昨夜還隱隱發了熱，難道是燒糊塗了？

沈望舒被嚇得夠嗆，見這賊人彷彿僵住了，她身子往後退了一步，本能地想要逃開喊人。

這點異動終於喚回裴在野的神志，他霎時警惕起來，劍鋒微抬，穩穩指向她，聲音透著寒意，「老實點。」

沈望舒看著那柄能把自己捅個透心涼的利劍，瞬間蔫了，又很快給自己壯起膽子，「我、我的護衛就在外面，如果你傷了我，他們不會放過你的，我勸你……」

「妳好煩。」裴在野睨她一眼，目光不經意和她對上，心尖又是莫名一顫，他唇角微抿，抬了抬下巴，問起正事，「你們可有進城的文書？」

進城的文書自然是有，沈望舒不知道他想幹什麼，支支吾吾不敢回答。

裴在野從她的表情猜出了答案，淡淡道：「我有事要進梁州城，借你們的文書和馬車一用。放心，只要能順利入城，我自會放了妳。」

不能信壞人的話，三歲小孩都知道！

沈望舒一邊拚命尋思如何讓護衛救她，一邊瑟瑟發抖著問道：「真、真的？」

裴在野懶得回答，抬手便要把她敲暈，忽然聽到外面又是一陣敲門聲。

唐嬪嬪不耐煩的聲音傳來，「姑娘收拾好了嗎，收拾好了就跟我一道去馬車上吧。」

沈望舒從來沒覺得這老婆子的聲音如此動聽過！

她想大喊救命，但瞅了眼那柄劍，覺得在護衛到來之前她就會被戳個對穿，於是識趣地閉上了嘴，由著唐嬪嬪在外面越敲越響，一副快要闖進來的架勢。

裴在野自然瞧出她的意圖，毫不憐香惜玉地用劍柄戳了戳她的膀子，壓低聲音，森森開口，「說話。」

沈望舒重重咬了咬嘴唇，哭喪著臉朝門外道：「不用了，我自己下去坐馬車，妳先收拾妳的吧。」

她由衷期待唐嬪嬪能聰明點，從自己緊繃的聲音中聽出點什麼，然而唐嬪嬪辜負了她的期待，只是不耐煩地噴了聲，轉身走了。

沈望舒更沮喪了，「可以了吧？」

下一瞬，她忽然覺得腰肢一緊，頭朝下栽了下去，裴在野像拎麻袋一樣拎著她的腰帶，就這麼提溜著她從窗戶一躍而下，她正要尖叫掙扎，就被呼嘯冷風凍得全身發僵。

裴在野腳尖一點，幾個縱躍便帶著她翻過了院牆，來到沈府馬車跟前，手臂一振就把她丟進了車裡。

此時沈府的下人護衛已經收拾好東西，出了驛館，裴在野足尖一點也上了馬車，

「砰」的一聲關好了車門車窗。

一行護衛都沒發現馬車裡多了一個人，站在外頭客氣問道：「姑娘，咱們現在走嗎？」

馬車空間不大，裴在野一入馬車就把長劍收了。

沈望舒腦子又活泛起來，一手按住馬車裡放置的几案，準備掀桌擋住這賊人，同時向外道：「救……」

比她聲音更快的是裴在野的劍，只見他拇指一挑，劍鋒送出半截，直接架在了沈望舒頸邊，讓她後半截話硬生生轉了彎，「就、就現在走。」

護衛未察覺有異，客套應是。

裴在野手腕一翻便收回了劍，噴了聲，「瞧妳這點膽子。」還敢作死。

這輛馬車為防風雪，門窗皆用極厚重的木材，只要掩上門窗，便是一絲風聲也透不出去，他說話很是放心。

沈望舒被諷刺得面皮發緊，拚命要自己鎮定下來，磕磕絆絆地問：「只要進了城，你真、真的會放了我？」

裴在野掃了她一眼，用鼻子哼了聲算是回答。

沈望舒還是不敢信他，為了尋找逃命的法子，她試圖和他搭話，猶豫著道：「你到底……是啥人啊？」

她聲音好聽，官話說的也算標準，只是吐字帶著股鄉野間的粗糙。

裴在野的傷勢隱隱又發作起來，骨頭縫都在泛著疼，不耐地隨口敷衍，「男人。」

沈望舒鍥而不捨，「……你叫啥？」

「王二。」

「你從哪來的？」

「娘胎裡。」

不說人話的狗東西，呸！

沈望舒眼珠子轉了轉，努力堆出一臉誠懇，「最近梁州遭了災，我看你也不像大奸大惡的壞人，想要進梁州城約莫也只是為了謀個生路，我爹在城裡當大官，我現在是官家小姐，你若害了我定活不了，不如現在就放了我，我讓我爹給你銀錢文書，讓你能在城裡謀生，好不好？」

這話軟硬兼施，頗入心坎，倒不算真傻。

裴在野覺得身上又隱隱發起熱來，他暗暗用內力調息，睨了她一眼，「妳爹是多大的官？」

沈大人好像跟她提過，只是她記不大清了，奮力想了想，「他是從四品的……少尹。反正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大官，他手底下的小兵可多了！他要是知道你敢劫他的女兒，肯定不會饒你！」

裴在野心裡嗤了聲，若非三品以上官員根本沒資格面見他。

沈望舒怕激怒他，很快又補上一句，「不過我會勸他的，你有什麼想要的只管同我說，只要你肯放過我。」

「我喜歡的嗎……」裴在野煩她絮叨不停，挑了下眉毛，一本正經地道：「左不

過喝酒，殺人，玩女人罷了，尤其是十五六歲的小丫頭片子滋味最好了。」

沈望舒瞪圓了眼睛。

見她終於消停，裴在野舒展一下坐姿，兩條長到沒邊的腿交疊起來搭在几案上，終於有功夫想一想接下來的謀劃。

梁州形勢複雜，不但有擁兵自重的巴陵王，還有西蠻的諸多異族，勢力盤根錯節，這也是他掩藏身分混進城裡的原因之一。

他這次瞞著朝中私來梁州，本是想料理巴陵王和西蠻暗中結盟之事，不料遇到地動這等禍事，帶著殘存人手脫險之後又有一隊精銳刺客埋伏，但比這些更致命的是他手底下出了一個叛賊。

當然這人也沒討到什麼好，被他一腳踹下了山崖。

在他墜崖之前袖間有個東西掉了出來，這叛賊既然貼身帶著，想必是極重要的物件，裴在野自要追查他身分，所以便把那東西隨身帶著，打算進梁州城徹查。

而那物件是一方精巧繁複的半月玉佩。

第二章 意外看見玉佩

唐嬾嬾在沈府素來得臉，就是小一輩的姑娘少爺也得給她幾分面子，沒想到自己竟在那野丫頭的手裡丟了臉，以後非得給她個好看不可。

她在心裡發誓，身邊又路過大群流民，這幫流民許久沒有收拾，身上滿是泥塵，味道實在不怎麼好聞，唐嬾嬾被嗆得咳了聲。

她心氣正不順，便又拿流民撒火，令護衛抽打驅趕，見護衛面色猶豫，她豎起眉毛，「大姑娘還在馬車裡，若不快把這些賤民趕走，萬一驚擾了她可如何是好？」護衛聽她把大姑娘抬了出來，迫於無奈一邊大聲呼喝趕人，一邊抽出腰間的馬鞭驅趕起湧來的流民來，一鞭子下去好幾個流民被抽得東倒西歪。

這些流民自不敢和官宦人家爭執，但獸困則噬，人亦如此，他們連日來饑寒交迫，看官道上往來行人的時候眼裡都冒著凶光，幾個身量略高壯些的流民看自己這邊人多勢眾，撲上去奪取護衛手裡的鞭子。

他們邊搶奪邊高呼，「大夥兒瞧瞧，這些狗官不給咱們活路，弄死這些天殺的狗官，搶了他們的銀子乾糧！」

這些流民雖身無二兩肉，但人數眾多，護衛招架起來也夠喝一壺的，其他下人更是被嚇得滿地亂竄，場面轉眼便亂作一團。

唐嬾嬾沒想到自己惹出這麼大亂子來，一時亂了手腳，她本來坐在一輛無頂小車上，兩個流民過來扯她衣袖頭髮，唐嬾嬾尖叫了聲，一溜煙滾下小車躲在護衛身後，見流民一時傷不著她，才覺得安心了些。

轉頭看了眼沈望舒所在的馬車，這馬車被護衛圍了個大圈護在中間，倒是暫時沒受什麼驚擾，她心頭不禁快跳了幾拍，猛然生出個歹毒計策來——

夫人為這鄉下土妞煩心不已，若她在流民手裡死了傷了抑或失了清白，豈不是一勞永逸？

唐嬾嬾主意既定，當即高聲喊道：「保護好姑娘和馬車！老爺留給姑娘的錢糧都在車裡，萬萬不能有失！」

她話音剛落，幾個面露凶光的流民目光便死死盯住了馬車，趁著護衛無暇旁顧的時候大步向著馬車圍攏過去。

沈望舒緊緊捂著領口縮在角落，大眼又驚恐又警惕地看著裴在野，顯然是被他方才的話嚇著了。

見她眼睛瞪得圓圓的，泛著水潤潤的光，裴在野忽生了些惡劣心思，揚了下眉毛，「想讓我不碰妳？」

沈望舒飛快地點了點頭。

裴在野朝她抬了抬下巴，「求我。」

沈望舒心裡罵娘，「求你了。」

她嗓音嬌得很，要不是裴在野對劫色沒半點興趣，她這一聲只怕是火上澆油。

看著她微見圓潤的小臉，他嘲諷地嗤了聲，「放心，我對小胖子沒興趣。」

放屁！這狗賊眼睛是瞎的不成，她在長水村可是出了名的苗條人！還因為太過苗條被幾個碎嘴的大娘嫌棄不好下地不好生養！

雖然內心極為憤慨，但為了讓這狗賊不對自己下手，她只能扁了扁嘴，屈辱地附和，「……對，我是小胖子。」

裴在野還要說話，神色忽然一動，側耳聽著車外動靜。

沈望舒也聽見外面嘈雜喧鬧的聲音，只是這馬車隔音實在好得出奇，她尚不知具體情況，一骨碌爬起來道：「出什麼事了？」

她下意識想推開車窗瞧一眼，不過很快想到不能這般莽撞，忙不迭收回了手。

還不算太蠢。裴在野在心裡點評了一句，蹙眉凝神聽著外面的動靜，只聽唐嬾嬾在外大喊了一句什麼，不過片刻便有人撞起了馬車門。

沈望舒一驚，整个人向後縮了縮，裴在野將手按在劍柄之上。

馬車門縱然厚實也禁不起這般猛撞，「砰」的一聲車門直接被撞歪了，幾個高壯流民餓得狠了，一時顧不上別的，先抓起馬車裡滾落的乾糧拚命往嘴裡塞，其情景真如修羅餓鬼一樣恐怖。

沈望舒睜大了眼，身子一動卻沒有阻止，想著這些流民若只是求錢糧，吃飽了定然會走。

裴在野卻沒她這麼樂觀，他目光冷沉地看著這些人，一手搭在劍上，一手錮著沈望舒的肩膀，一來是怕她跑了，二來也是怕她不懂事滿地亂跑，讓局面更亂。

流民終於吃得肚皮撐脹，目光移到了車裡，見車裡還坐著個男人，齊齊愣了下，但他們的目光很快被車裡那些精緻貴重的陳設和小美人吸引過去，接著探手去抓沈望舒的腳踝要把她拖下車。

沈望舒見這些人目光淫邪，臉色微微發白，她反應倒也不慢，直接掀翻了車內的几案，把那些厚重陳設不要錢地砸了過去。

為首的流民咬牙挨了幾下狠的，目光猙獰地再次去抓她腳腕，就在他快要觸及到那柔膩肌膚的時候，一柄劍穩穩地擋在了他的手指和沈望舒的腳踝之間。

流民反應不及，被劍柄直直搗在了胸口，他痛叫了聲，踉踉蹌蹌地向後栽去，其他人見此反而被激起了凶性，前仆後繼地要擠進馬車。

還是下手太輕了。裴在野皺皺眉，本來想拔劍，但瞥了眼馬車裡窄小的空間，立刻放棄了這個打算，彎下腰抽出沈望舒盤頭髮的銀釵，由著她一頭烏髮傾瀉散亂。裴在野掂了掂手裡的銀釵，幽黑的眼眸裡透著股狠勁，他毫不猶豫地把銀釵扎進了為首流民的咽喉裡，待他拔出來的時候，鮮血噴濺的馬車裡到處都是。

他一腳踹翻了已經爬上來的兩個流民，躍下馬車，手腕一轉便拔出了長劍，他下手極為狠辣，雪亮劍影劃過，圍攻馬車的流民就倒下三四個。

其中有個流民有些功夫在身上，五指成爪要掏他心窩，裴在野向後退了一步，反手用劍把他撩開，但他到底重傷在身，不及往日敏捷，襟口被扯開，一塊半月玉佩掉了出來。

裴在野面色一冷，抬手給他補了一劍，直接送他去見閻王。

這些流民本就不是有組織有紀律的，仗著人多作亂罷了，之前沈府護衛因是官家出身，顧忌著老爺的官聲不敢輕易傷人，裴在野顯然就沒有這般顧忌，這些流民見轉眼死了三五個人，尖叫哀嚎著四散奔逃。

不過裴在野也已經是強弩之末，傷口再次崩裂開來，他皺了皺眉，彎腰咳出了血沫。

沈望舒長這麼大從沒見過這般鮮血四濺的場景，臉色慘白，直到聽見裴在野的咳嗽聲，她才回過神，如夢初醒地顫聲道：「這些人都、都死了？」

裴在野深吸了口氣，反手把劍收回劍鞘。

她沒想到這壞蛋居然會救自己，震驚之餘很沒出息地有些感動，模模糊糊意識到這人跟方才那些流民不大一樣，至少她方才要是被流民挾持了去，現在肯定不會好好站在這兒。

她猶豫了下，提著裙裾跳下馬車，「你沒事吧？」

裴在野不答，傾身要撿起落在地上的玉佩，她目光順著一掃而過，一下子便定住了，這玉佩竟和她與表哥的訂親信物一模一樣！

母親過世之前曾跟她說過，這對玉佩是她舅父的愛物，分則半月，合則滿月，兩枚玉佩除了左右不同，雕琢的紋路皆是一模一樣，後來便作為她和表哥的訂親信物，兩邊各留一枚。

她怔愣片刻，不可置信地道：「這玉佩是你的？」

裴在野心下一動，以拳抵唇咳嗽了幾聲，不答反問：「怎麼？」

沈望舒也顧不得亂蓬蓬的頭髮，抓了下後腦杓，眼巴巴地看著他，「你能把它給我看一眼嗎？」

裴在野想套她的話簡直易如反掌，冷著臉道：「這玉佩對我極是重要，妳為何要看？妳知道它？」

沈望舒又是錯愕又是心急，隱約還帶著一絲看見曙光的歡喜，她有點猶豫地從懷裡掏出自己那塊半月玉佩，「我有一塊跟你一樣的。」

裴在野嘴角不經意地翹了下，接過玉佩打量幾眼，當即把她的這塊和那叛賊的玉

佩拼到了一處，得出了完整的圖徽，頓時面色一變。

他認得這圖徽的出處——這是陸家的族徽！

陸家本是普通官宦之家，後來出了個椒房專寵的陸貴妃，便一躍成了京城望族，陸貴妃當年榮寵之盛，逼得他母后都不得不自請去佛寺清修，方能保全自己和兒子。

不過陸家得意忘形，自然樹立了不少仇敵，一場大案之後全族幾乎覆滅，陸貴妃也被廢為庶人，幽居冷宮，但父皇到底還念著幾分舊情，令刑部對陸家十歲以下的孩童只流放不問斬，總算是保住了香火。

裴在野默算了一下叛徒的年紀和陸家出事的時間，心裡對那叛徒的身分隱約有了猜測，目光幽冷，透著駭人的寒意。

沈望舒見裴在野不言語，有些猶豫地道：「這玉佩原是一對，舅父把其中一塊給了我娘，另一塊留給了自己的兒子，不過我從小就沒見過另一塊。」

她不認識什麼族徽不族徽的，娘也從沒提起過，但娘親姓陸她是知道的。

裴在野扯了扯嘴角，卻毫無笑意，語氣反而透著嘲諷，「這麼說來我是妳表哥？」

沈望舒下意識點了點頭，又搖了搖頭，「萬一玉佩是你在哪買的或者撿的呢？」

這小丫頭倒不算蠢，裴在野又翹了下嘴角，眼裡諷刺意味更重，「不是買的。」是殺了人搶來的。

沈望舒腦子裡突然又蹦出一件事，在夢裡表哥提到過，他曾在梁州被人打落懸崖，身受重傷險些喪命，還落下了病根，難道這人真是表哥？

沈望舒心裡冒出這個念頭，上上下下把裴在野看了好幾眼，越看就越信，她認真地問：「你真的是陸家子弟？是我表哥？」

裴在野挑了挑眉，「不然我是誰？」

這話其實是一句廢話，但落在沈望舒耳朵裡就是肯定的意思，她還想多問幾句，護衛在這時上前來，緊張問道：「姑娘可有事？」

幸好姑娘命大，沒被那些流民傷著，不然他有何顏面去見老爺？

沈望舒點了點頭，「我沒事兒，你們還好吧？」

護衛謝過她的關心，看向沈望舒身畔站著的負傷少年，低聲問道：「您是……」

方才鬧哄哄的，他沒看到這少年是從自家姑娘的馬車上跳下來，這少年身姿一看便是練家子，臉上還罩著面罩，肯定不是普通流民。

沈望舒心頭一驚，略躊躇了下就搶先一步答道：「方才馬車門被流民撞開，多虧了這位好漢救我，卻不慎受了傷，你們可有傷藥紗布？」

本來裴在野意在劫人，救她不過順手為之，她這麼一說竟是把劫人的事兒抹去了。裴在野雙手環胸，若有所思地掃了她一眼。

護衛不疑有他，向裴在野連連道謝，掏出藥酒和紗布，「這是我尋常用的，你先將就著使，等到了下個客棧我去為你請個好大夫。」

他說完又看向沈望舒，「姑娘放心，此事我已經派人知會老爺了，等老爺過來，姑娘您就不用怕了。」

沈望舒對自己多了個爹的事兒一時還沒接受，撓了撓臉，含含糊糊地哦了聲。

這場流民襲擊實在蹊蹺，她本想問流民為啥會暴動，又為啥襲擊她的馬車，但裴在野忽然劇烈地咳嗽了幾聲，胸前的傷口再度崩裂，鮮血汨汨從指縫裡冒了出來。她嚇了一跳，顧不得再多話，一把拿過護衛手裡的藥酒紗布，抬手扶住了他，「快快快，我給你塗藥。」

沈望舒本來想幫他上藥，裴在野毫不領情地從她手裡拿過了藥，她見他半點沒有認親的意思，不由有些訕訕。

在夢裡兩人是極親近的，但眼下兩人十幾年未見，他冷淡些反而正常，他要是一見著她就涕泗橫流，她反而要懷疑這人是不是拐子了。

裴在野正要解衣裳，一抬頭正對上沈望舒帶著關切的眼神，他頓了頓，毫不客氣的問：「怎麼？想占我便宜？」

沈望舒一副好心被辜負的表情，氣鼓鼓地背過身。

裴在野解開衣服，皺眉看著自己的傷勢，就算不用大夫他也能感覺到自己已然快撐不住，每一根骨頭都泛著疼，意識也越來越沉。

他薄唇幾乎抵成一線，不讓痛哼溢出來，速度極快地換好了藥。

沈望舒這人不大記仇，過了會兒又樂顛顛的了，她轉過身，「你要不要和我一道見我爹？我爹若是知道你救了我，應當很是感激，還會請好大夫來給你醫治。」在他救過她之後，她已經不太怕他了，也不想就這麼放他走，等見到了父親，她就可以請父親給陸家老家去信，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表哥。

裴在野劫她無非是為了進梁州城，得到那塊半月玉佩算是意外，他無意和她有什麼糾纏，而且她身上有一半陸氏血脈，他縱使不至於遷怒報復，也不禁心下生厭。他假扮她表哥無非是為了套話，現在他已經把那叛賊的身分猜出了六七，自然沒興趣再做戲，除了那塊半月玉佩，兩人並無任何關係，他甚至連問她姓名的想法都沒有，只要一入梁州城他自會撇了她。

他意識已經有些模糊，還是硬逼著自己清醒，故意用沾著血汗的手拍了拍她的臉，笑得惡意，「小丫頭，妳是不是太天真了？別忘了，剛才妳還是我劫來的人質，說不定哪天妳就被我拆吃入腹，骨頭渣都不剩下。」

他說完這句後再抵不過無邊的痛楚和疲累，眼前一陣發黑，在徹底昏過去的一剎那，他聽見她嘀咕著頂了句嘴，「逞能吧你。」

一定要把她吃的渣都不剩！裴在野在意識沉入黑暗的一剎那，頗是凶惡地想。

裴在野彷彿進入了一個長長的夢境裡，等再睜開眼時，他懷裡摟著一個肌膚瑩白的少女，嬌憨明媚，從濃長的眉到紅潤潤的唇都透著健康活潑的向陽之態，只是她眼裡卻含了薄薄水霧，主動湊上來親他嘴唇。

他帶著宿醉之後的頭昏腦脹，本能地想拒絕，但看清那女子是誰之後，被動的親吻變成了主動，她的聲音很好聽，輕輕軟軟的，還帶著哭腔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他長長地吐了口氣，神志也恢復幾分清明。

便在此時，屋外亮起了火把，夾雜了男人的驚呼和女人的哭叫，他當即意識到自

已落入圈套了。

第二日，攻訐他強辱臣女的摺子源源不斷入了內閣。

他反應迅速，出手狠辣地查出了牽扯此案的一千人等，那日的少女和背後推動的一幫人沒有一個是無辜的。

既非無辜，便要承擔後果。

第十日，少女被一頂藍布小轎抬入了東宮，鎖在了高牆深院之內。

場景忽的一轉，少女大概是入東宮有些時日了，她穿著身纖薄的青綠宮裝被罰跪在鳳儀宮外，此時烈日當頭，她背上洩出了汗，往日透著粉潤的臉頰也沒了血色。下一刻，身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，一把傘在少女頭頂撐開，撐出了一片清爽的陰涼，穩穩把逼人的烈日隔絕開去。

少女有點恍惚地回頭，就見裴在野站在她身後。

齊皇后帶著薄怒的聲音從長階之上傳來，「瞧你被這妖女迷惑成什麼樣了，這才什麼時候，你竟撂下滿屋子朝臣跑過來，莫不是忘了當初她怎麼算計你的？」

裴在野默然片刻，聲音帶了點不耐，說話還是一貫的霸道，「姨母，即便是我養的一隻貓，也不是別人可以動的。」

齊皇后似乎被噎住了，許久沒再開口。

他不再理會，低頭看著她，「起來。」

少女嘗試著動了動身子，不過沒有成功，還差點栽倒在地上。

裴在野舌尖頂了下上顎，不耐煩地噴了一聲，隨手把傘扔給身邊宮人，自己俯下身，打橫抱起了她。

他把她抱回宮裡上藥，冷著臉斥道：「妳白長腦子了？我不是說了，若是皇后喚妳，立刻使人去叫我，妳想死不成？」

他臉色很難看，給她上藥的動作卻頗為溫柔。

少女身子僵了下，下意識地避開他的目光。

這點異常也被裴在野注意到了，握住她小腿的手加了幾分力道，他抬起頭，沾了藥的手指捏住她的下頷，「妳真的想死？」

他面上看不出什麼情緒波動，眼底隱隱透著股寒意。

少女咬了下嘴唇，飛快地搖頭，「不想。」

能活著又有誰想死呢？就算有那麼一瞬間的念頭，求生的本能她還是有的。

見她答得迅速，裴在野表情和緩了下，他給她上完了藥，又要檢查她身上還有沒有其他傷處，她被他弄得再次小聲啜泣起來。

她出事了卻不叫他，裴在野還生著氣，捏了她一把，惡劣地笑道：「哭大聲點，沒吃飯嗎？」

不負他所望，她停頓了一下之後，嗚嗚地哭成了小淚人。

他如願以償地把人弄哭了，卻並不覺得高興，心尖針扎似的，只好把她抱在懷裡，笨拙地哄，「好了，別哭了，我逗妳的。」

見她還哭，他遲疑了下，才頗是艱難地道：「妳若是難過便咬我吧，若實在不成，打我幾下也罷了……」

她睜大了淚眼，不可置信地看著他。
裴在野趁機俯身在她耳邊，一聲一聲喚她的名字。

眼前一切驟然消失，裴在野猛然驚醒了。

他卻沒有急著睜開眼，而是閉目想著方才那個不可思議的夢，夢裡的少女就是被他挾持而來的小丫頭。

明明兩人沒半點干係，在劫她之前他甚至不知道世上有這麼個人，但在夢裡他不光知道她的名字叫沈望舒，還知道她喜歡吃辣口的菜，最喜歡的衣裳顏色是青綠色，就連她腰間有一枚小小的紅痣他都一清二楚。

尤其她明明和他最厭惡的陸貴妃一起算計了他，她爬上了他的床，毀了他的清白，汙了他的清名，他卻隱隱沉溺，乃至無法自拔。

他在女色上一向極為冷淡，便是姐已再世對他也無用，但就是這麼一個小丫頭，他卻能為了她頂撞姨母，甚至為了哄她開心連讓她打他咬他這種瘋話都說得出來。他總不可能是因為對她有不當的心思才作這種夢吧？若他真有心占便宜，哪裡用得著在夢裡，馬車裡早就下手無數次了。

既然不是春夢……難道是先知之夢？他素來對神怪之事嗤之以鼻，但回憶起夢裡的種種細節，越想越是心驚，不由皺了皺眉。

「你是不是醒了呀？」

裴在野心裡一跳，慢慢睜開眼，發現自己躺在客棧的床上，夢裡那張芙蓉面離他不過半尺，他想到夢裡對她的種種放浪形骸，不著痕跡地後仰，拉開了兩人的距離。

他還是不夠放心，為了防止自己一個不留神被她迷惑，他抬起手把衣領拉到最高，修長手指緊緊攏起了微敞的衣襟，保證自己沒有一寸皮膚外露，活像個貞節烈男。

第三章 暫且留下來

沈望舒一臉迷茫，在馬車裡的時候她見裴在野昏了過去，不免驚了一下，忙叫護衛上車來瞧，「快看看，他這是怎麼了？」

她好不容易才找著最可能是表哥的人，可千萬不能就這麼死了啊！

護衛忙探了探他的鼻息，道：「姑娘放心，這位好漢應當無事，只是失血過多，這才昏過去了。前面便是紅水鎮，咱們先找間客棧，然後請大夫給他療傷。」

不過瞧這少年傷重，能不能撐得過來就不好說了。

裴在野即便在昏睡中也是微弓著身子，一手按在劍上，一手護在胸前，這是個十分沒安全感的姿勢，兩三個護衛費了好大勁才把他從馬車弄進客棧。

他蒙臉的面罩也被鮮血浸透了，請來的大夫小心給他剪開面罩，避免他在昏睡之中被悶窒而死。

沈望舒趁機偷瞧了眼他的臉，不由有些呆愣，總算知道他為什麼說話這麼討厭卻還能活這麼大沒被打死了。

這人生得極漂亮，約莫十八九歲的模樣，眼睛長而斜飛，一排密密長睫垂下甚至

有些惹人憐愛，完全不像說話時那麼討人嫌。

他肌膚蒼白，嘴唇卻紅的妖異，姿容映麗華美，當真是個禍水相貌，就連給他治傷的大夫都瞧得愣了愣。

接下來大夫要給他解開衣服治傷，沈望舒就不方便再看了，她在門外等了約莫小半個時辰才見大夫走出來，連忙問道：「大夫，怎樣了？」

「這位公子傷得極重，有幾處傷口隱隱化膿，使得他發起高熱，所幸他身體素質極佳，近來天氣又不熱，這才能有所好轉。」大夫遞給沈望舒幾張藥方，又叮囑一句，「病人傷好之前，身邊千萬莫要離了人才是。」

沈望舒忙不迭點頭應了，回屋搬了個小板凳，按照大夫的吩咐乖乖地盯著他，瞧著瞧著就有些走神。

若他真是她表哥，那兩人就是正經的未婚夫妻，他模樣極好，讓她在心裡嘿嘿偷樂了幾聲，她又打量了眼他的身板，暗自搖了搖頭，他長得雖然好看，但是也太瘦啦，男孩子就得壯壯的才好看！

其實裴在野個子極高，寬肩窄腰長腿，便是麻袋也能穿出風流勁來，不過沈望舒的審美比較質樸，在鄉下男人得下地幹活，若是身板壯實，能比別人多犁五畝地，而且她偷聽村裡嬸子們聊天，說男人若是瘦巴巴的日後可不好生養。

想到他弱不禁風又不好生養，沈望舒心下鬱鬱，不由嘟了下嘴巴，再看他的漂亮臉蛋兒也沒那麼興奮了。

她晃了晃腦袋，收回思緒，抬手幫裴在野掖了掖被子。

雖說她之前作了不少被太子強迫的夢，不過夢裡許多事都是一閃而過，夢見兩人摟在一處便頂天了，就是在長水村，娘過世之後也沒人教過她這些，導致她至今仍是啥也不懂的菜鳥一個。

尚沒來得及深究，只見裴在野皺了下眉，沈望舒反應過來，忙喚了他，誰料他卻攏緊衣裳，看她的眼神透著警惕，彷彿她是一個調戲良家婦男的惡霸。

沈望舒不大樂意地嘟囔，「你幹麼呀？」

裴在野深吸了口氣，抵了抵唇，上下審視了她幾遍，審案子似的問了一長串問題，「妳叫什麼名字？喜歡什麼顏色？愛吃什麼口味的菜？母親什麼時候過世的？腰……」

他本來想問她腰上有沒有一顆紅痣，但腦海裡猛然閃過自己攏著她一把細腰的畫面，耳朵不由紅了紅，硬是把這話嚥了下去。

不得不說，他作的夢可比沈望舒的刺激多了。

沈望舒被問得有些迷茫，下意識便答道：「沈望舒，青綠色，愛吃辣口的，母親在我八歲時候過世……你問這些幹麼？」

裴在野神色越發沉凝，全對上了，這夢果真是預知未來，他深深地皺起眉，所以這個夢是為了提醒他絕對不能被沈氏女迷惑，不能步夢裡的後塵？

若是不想如夢裡那般，倒是有個簡單的法子，直接動手制服她便是……

他才升起這個念頭，心臟便如被一柄利刀刺穿，痛得他眼前驟然一黑，甚至喉間湧上一股腥甜，唇邊溢出鮮血，他下意識按住胸口，弓起身子。

待眼前黑幕褪去，他又看到了一幕場景，自己抬手撫著一方漆黑棺木，面上沒有什麼多餘的表情，過了半晌才彷彿認清了一個事實般，猛地噴出一口血。

而棺木上刻著個「月」字——望舒乃月宮駕車之神，亦可代指明月。

沈望舒嚇了一跳，見他要倒的樣子，忙伸手撐住他的後背，「你沒事吧？」

一被她碰觸，裴在野就心神搖曳，無數畫面在腦中閃現，一顆心彷彿要跳出胸腔似的。

再這樣下去他真是要瘋癲了！

裴在野忙把思緒拉了回來，他脊背僵硬，嗓音微啞，「沒事，放手。」

沈望舒氣哼哼地表示，「你當我想扶你呢！」

她猛地撒手，裴在野身子晃了下，很快穩住了。

從方才的反應看來，對她動手並不是一個好法子，而且他現在傷勢極重，身邊孤立無援，最好別再招惹事端。

裴在野重重咳嗽了幾聲，斷斷續續的高熱讓他渾身無力，之前他尚能靠著內力壓制傷勢，但昨夜被流民襲擊，他用力過甚，傷口再次裂開，他能感覺到自己現在傷勢極重，以這個狀態直接進入梁州城恐怕很危險。

他瞧了眼沈望舒，心思忽然一動，原本兩人無甚干係，現在看來不如將錯就錯，藉著夢裡他對她的瞭解，假扮她表哥留在她身邊。

眼下巴陵王之禍將起，他進城聯絡人手，早做佈置，待他痊癒且解決了此事之後，自然不會再和這個迷惑了自己的小妖女糾纏，到時候派底下人暗中看著她便是。頂替那叛徒的身分對裴在野來說毫無心理負擔，反正他本來就想殺自己，只不過沒那個能耐罷了，而且裴在野的心裡還隱隱有個較勁的念頭，因為夢裡的他實在有點丟臉。

他自小便看著父皇被陸氏妖女迷得神魂顛倒，乃至禍亂朝綱，甚至他的母后、他外祖家都為此丟了性命，他想留在這兒證明自己絕非父皇那樣的人，夢裡皆為無稽之談，他定不會被妖女迷惑！

裴在野心念電轉，將計畫在心裡過了一遍，才拉長了聲音慢慢道：「妳之前不是問我想不想跟妳一道去見妳父親嗎？我事後想了想……」他兩手做枕交疊在腦後，笑得有些不懷好意，「是該去拜見姑父。」

「真的？」沈望舒眼睛一亮，見裴在野點頭，生怕他反悔，忙風風火火地轉身，「我這就給爹捎口信！」

表哥對於她不光是未來的夫婿，更是一線生機，她心下雀躍，打算順道讓爹給陸家老家去封信，核對一下他的身分。

沈望舒興沖沖走到一半才想起來，回過身問：「還沒問你叫什麼名字呢？」

之前那叛徒來他身邊自然用的是假名，不過裴在野半點不慌，「陸清寥。」

這還是在夢裡聽她提起過的。

「這名字也好聽。」沈望舒喜孜孜的，聽著怎麼跟她那麼配呢！

裴在野見她一個人在那兒傻樂，十分挑剔地看她一眼，要真是什麼狐媚惑人的也

就罷了，就是這二傻子把他迷惑得找不著北？嫌棄。

等她走了，裴在野臉色頗為難看。

因為夢的緣故，他一靠近她心就跳得厲害，臉上也不正常的燥熱，這樣異常的反應倒顯得他像個急色鬼似的，可他明明對她半點想法也沒有。

他神情陰鬱地靠床坐著，等待自己平復下來。

給沈大人捎去口信之後，沈望舒想到表哥那瘦巴巴的身子，興奮之情稍褪。

但仔細想想，就算表哥身板壯實，瞧他那一身傷估計也是不能下地幹活的，以後就得她來養家糊口了。

沈望舒一下子覺得肩上擔子沉甸甸的，她仰天長歎了口氣，表哥那般瘦削，原來過得肯定不是啥好日子，決定還是先給表哥買點好吃的補補，她帶著兩個護衛去集市，買了三個肘子並一些小菜，又轉身回客棧借廚房。

燉肘子動輒一兩個時辰，老闆娘本來不大樂意借，不過見沈望舒生得討喜又一口一個大姊地叫著，便捏了一把她的小臉，把廚房借給她了。

肘子這東西非得燉到火候才能軟爛入味，沈望舒先把肘子燉了七八分，又炸了幾顆鵪鶉蛋扔進去一起燉著，順道炒了幾個小菜出來。

她想著護衛大哥們昨晚上受了大累，刻意多炒了幾份讓客棧老闆娘幫著端過去，至於唐嬾嬾和那幾個眼睛長在天上的下人她才懶得搭理呢，愛吃什麼吃什麼去！她把大半個肘子和幾道清炒的小菜拾掇好，興沖沖地去敲裴在野的房門。

裴在野過了許久才打開門，開門的時候耳廓有些可疑的紅暈，見著是她，表情登時詭異起來，惡聲惡氣地道：「妳又來幹什麼？」

隨著他打開房門，屋裡傳出一股淡淡的還未散盡的古怪味道，沈望舒使勁吸了吸鼻子，但也分辨不出來。

裴在野見她這般，表情更不自在了，神色戒備，「妳到底有什麼事？」

他本來以為自己夠倔強的了，沒想到那玩意比它還倔強，他實在沒法子，閉上眼睛什麼也不敢想，草草弄完罷了。

他堂堂一國太子，明年就要行弱冠禮了，幹點男人該幹的事兒怎麼了？有什麼不好意思的？

沈望舒把托盤塞給他，「給你送飯。」

裴在野飲食上毛病比較多，鮮魚鮮蝦，山珍野味是常吃的，羊肉鴨肉也還成，豬肉卻是從來沒碰過，他一時沒認出來，「這是何物？」

沈望舒見他窮得連豬肘子也沒見過，同情心登時四溢，很有耐心地解釋，「這是冰糖肘子，我親手做的，燉了可久呢！」

裴在野略掃了一眼，雙手環胸，嘴角略帶譏誚地翹了下，「做了這麼久，辛苦妳了，妳應當沒用飯吧，不如妳先吃些？」

那個夢讓他對沈望舒頗為警惕，即便是借了她表哥的身分，他也不會對她完全放心。

沈望舒沒他那麼多心眼，聽他讓自己先吃，端著盤子就進去了。

等她把菜全吃了個遍，裴在野才算是放下心來，拿起筷子慢條斯理地吃著。

沈望舒見他終於肯動嘴，特別熱情地用筷子給他夾了幾塊肉，搖頭晃腦地顯擺，「這道肘子我足足燉了一個多時辰，皮肉都燉軟爛了，剛出鍋的時候，廚房裡的人險沒香出個跟頭！」

裴在野不覺挑了下眉，才發現她臉上多了幾道煙燻的痕跡，在燈燭下倒多了幾分人間煙火的氣息。

憑良心說，沈望舒就是鄉下把式，為了追求口味，做菜油鹽都比較重，雖說開胃，但跟宮中御廚自是不能比的。

在夢裡的時候，他為了吃她做的菜，想盡辦法逗她她都不肯，這時候倒肯為他這般耗費精力，裴在野不免有幾分勝了的得意，覺得為夢裡丟人的自己找回了幾分面子。

沈望舒天生屬麻雀的，一個人都能嘰嘰喳喳好半天，一邊吃一邊跟他聊天，「表哥，你原來是做啥的啊？」

裴在野沒太多搭理她的興致，懶懶敷衍，「做賊。」

沈望舒挑眉，乾脆順著他的話跟他抬槓，「做的什麼賊？」

「採花賊。」

沈望舒見他死不正經的，生生氣笑，「採的男花女花？」

「不男不女。」

沈望舒差點沒被他噎死，表哥哪兒都好，要是個啞巴就更好了！

她頗是鬱悶地咂了咂嘴，瞧著他一身的傷，遲疑道：「瞧你身上的傷好像是刀劍傷的，你是不是得罪人了呀？」

她話音剛落，裴在野眼神瞬間透出幾分戒備陰冷，可沈望舒沒瞧見這幕，他凝視她髮旋片刻，見她全無異狀地低頭喝湯，這才收回視線。

他沒了吃飯的興致，擱下筷子，「我用好了，妳自便。」

沈望舒也吃的差不多了，抹了下嘴巴，忽然撂下一句，「你得罪人我也不嫌棄。」

裴在野怔了下，抬眼看她，她有點不好意思，用托盤遮住臉噙噙噙跑了。

他面無表情地收回視線，甬以為溫言軟語幾句就能迷惑的了了他。

沈望舒心情頗佳地過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便聽下人來報——沈大人來了。

沈望舒愣了下才反應過來，想著沈大人肯定會見一見裴在野，便讓人把他也喊下來。

裴在野過了會兒才迤迤然出現。

沈望舒鬱悶的瞪他，「你也太磨蹭了，怎麼好讓長輩等著？」

「等著怎麼了？」裴在野老神在在地挑了下眉，便是一二品的大臣想見他也得老實等著，還不一定能見得著，這個姓沈的小官能等著見他已是幸事。

他半點不擔心會被認出來，自己過去四處征戰戍邊不說，便是在京裡的時候也是

三品以上的大員非要事不得相見，沈望舒她爹這種外任小官根本沒有見他的機會。沈望舒沒啥心情糾正他，帶了點緊張和他一起下樓。

沈大人其實待她頗為周全，不過她八歲死了娘就在好心親戚家借住，一時適應不來自己有了個爹的事。

據他所說，她的舅家犯下了一樁大案，就連沈家也被牽連進來，成年男丁全部入獄，母親秉性剛烈，為了不使夫家受牽連，在身懷有孕的情況下給了他一封和離書，然後背著他遠走異鄉，恰好長水村有一戶受過她襄助的遠房親戚，她便在此養胎，直到沈望舒八歲的時候不幸染病身亡。

其實沈望舒覺得不太對頭，畢竟母親對表哥時有提及，對父親卻從不多談，若母親對沈大人懷愧疚，為何會如此絕情？

但沈大人提到母親時隱隱含淚，又說每年他都不斷地派人出去尋找她，還令人取出當年她親筆寫下的和離書，沈望舒這才信了。

沈大人正在客棧偏廳等她，沈望舒在外頭局促地理了理衣裳。

沈大人名喚沈長流，年約四十三四，便是人至中年依然是清俊從容的一美男子，沈望舒是撿著父母的優點長的，鼻子嘴巴似他，鼻梁高挺，唇形豐潤優美。

才找回不久的嫡長女險些被流民所害，沈長流自然是擔憂的，他把唐嬾嬾和護衛首領叫來問話，偏廳的氣氛有些沉凝。

沈長流斷案倒有一手，皺眉略問了幾句，唐嬾嬾已是心驚肉跳，冷汗涔涔。

她那日害沈望舒不成，頗為提心吊膽，這兩天沒人顧得上追究，她正暗自竊喜，沒想到直接被老爺問到頭上來了。

不過唐嬾嬾反應倒也不慢，老淚縱橫地行了個大禮，「那日都是老奴的不是，老奴見那夥流民上前乞要錢糧，生怕驚擾了姑娘，這才令護衛驅逐他們，誰料那夥人貪心不足，反而動起了手，讓姑娘受驚，老奴辦事不周，還請老爺責罰。」

明明是她拿流民撒氣引發衝突在先，又存心謀害沈望舒在後，這話一說倒把自己撇得一乾二淨，顯得她似是忠心為主的大好人一般。

沈望舒在簾子外聽得火冒三丈，裴在野都沒攔得住她，她撩起簾子就衝進來了，按照他們村裡小孩有仇當場就報的脾氣，兜頭就照著唐嬾嬾的老臉給了一拳！

沈長流和護衛都沒反應過來，她指著唐嬾嬾便是劈里啪啦一頓罵，「妳這老貨撇得倒是乾淨，本來護衛們打算拿出錢糧來消災，眼看著兩邊都談妥了，就是妳這老婆子多了句嘴，他們才知道馬車裡有錢有糧，這才起了歹心，撞壞了馬車門差點把我拖下去！妳倒是會狡辯，說的真跟我救命恩人似的！」

唐嬾嬾面門挨了一拳，痛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俯在地上就勢賣慘，「姑娘，這話可不能隨便亂說，縱使您往日瞧老奴不順眼也不該這般冤枉老奴！老奴說那話不過是為了提醒護衛保護好您，難道這也有錯不成？」

沈望舒才不吃這套，啐她，「平日裡瞧見我眼睛恨不能飛到天上去，怎麼流民一來妳就熱心起來了？」

裴在野在外面齜了下牙，小丫頭片子脾氣可真夠辣的。

沈長流顧不得糾結女兒動手揍人的事兒，皺眉問護衛，「可有此事？」

護衛猶豫了下，決定兩邊都不得罪，回答道：「唐嬤嬤確實說了句保護好姑娘和馬車，還說老爺留給姑娘的錢糧都在車裡，話應是好意，不過正好給流民提了個醒，確實不當。」

這事兒確實不好辦，誰也不知道唐嬤嬤說這話是何心態，到底存沒存對主子不滿，蓄意報復的心。

唐嬤嬤是家裡夫人特地指給沈望舒的，罰她是掃夫人顏面，若是不罰以後難免會讓下人對沈望舒生出輕忽之心，這事既然沒有確鑿證據，罰與不罰端看沈長流心意在何處了。

沈長流輕敲幾下几案，很快有了決斷，「把唐嬤嬤拖下去，按家規領板子。」

沈家家規極嚴，二十板子下去不殘也得去半條命，唐嬤嬤還沒來得及求饒，便被堵住嘴拖了下去，屋裡轉眼便剩下父女兩人。

沈望舒罵人揍人都不怵的，這時候卻有些局促，悄悄看了眼沈長流，欲言又止。

沈長流見她舉止拘謹，刻意放緩了聲音，「怎麼了？」

沈望舒撓了撓頭，猶豫著道：「唐嬤嬤老和我說她在家裡有多得臉，多得老夫人和夫人器重，我還以為您不會罰她呢。」

沈長流笑笑，「作為僕從，再得臉也是主子給的，流民那日的事兒我心裡有數，暫且不提，單看她方才屢次頂撞妳，我若不處置她，以後回了沈府只怕人人都要輕慢於妳。」

他看著沈望舒酷似元妻的側臉，心下澀然，還是溫言叮囑，「這世上無不是的主子，若是底下人犯了什麼事，妳喚人拉下去處罰便是，自己動手反失了身分，立不起威信。」

沈望舒聽了一知半解，還是認真記下了，抬眼看沈長流神色慈藹，言語間諄諄教誨，一派慈父心腸，心裡不由酸酸的。

沈長流又想了想，「梁州快要封城了，咱們最遲後日就要趕回沈府……」

他見沈望舒又瞪大眼睛，露出有些緊張的表情，忙安撫道：「莫擔心，妳祖母和繼母都是極慈和的人，妳有個同母的大哥，如今十七，長妳兩歲，自知道有個妹妹之後心裡一直記掛著妳，妳底下還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，大些的那個十三，剩下的弟妹同歲，年不過十歲，皆是繼母所出，妳定能和他們玩到一處去。」

沈望舒有些迷茫地點了點頭。

沈長流遲疑了下，讓管家取出一疊銀票來遞給她，「這些銀子妳先收著，有銀錢傍身，進了府裡也好打點。」

他原是沒打算給銀子的，畢竟家裡二子三女，若是厚此薄彼難免會招人非議，也會傷如今的夫人許氏顏面，畢竟他和許氏多年夫妻，就算不是如膠似漆，卻也稱得上相敬如賓，不過想到方才唐嬤嬤的表現，令他實在對許氏有些失望。

他倒不是猜測許氏想害沈望舒之類的，只是覺得許氏給沈望舒挑的下人未免太不用心了，內宅的事他一大男人不好插手，便給這孩子一些銀子，她日後打點起來總歸方便點。

沈望舒和母親攢下來的家底一共也就千把兩銀子，沈大人這一出手跟她全部身家

差不多了，她嚇一跳，忙擺手，「不成，我……」

沈長流示意管家給她，笑了笑，「無妨，妳兄弟姊妹都有貼補，總不好單落了妳，只是別讓旁人知曉了。」

沈望舒想到自己家裡還有個貌美如花的表哥等著養，心情有點沉重地把錢收下了。

沈長流含笑看她把銀票揣進小荷包裡，略微正了一下神色，面容冷靜沉肅，眼裡透著鄭重與警惕，「聽說有個男子在流民手裡救下妳之後，自稱是妳表哥？」

他見沈望舒神色疑惑，乾脆挑明了說：「妳與那人不過一面之緣，就算他真是妳表哥，是好是歹尚且不知，如何就信他，還要幫他？」

這個問題不光沈長流想知道，簾子外頭站著的裴在野也想知道，她這般救他是否別有用心？

沈望舒還真沒想過這個問題，她又沒有錢，目前看來裴在野對她的色相也不是很感興趣，他騙她幹啥啊？

她愣了下，下意識搖頭反駁，「不是啊，他之前還從流民手裡救我來著。」

雖說他嘴賤，而且之前還挾持了她，可若非前夜他在馬車裡，落在那些流民手裡是什麼慘烈下場她還是能想像出一二的，他身上明明有重傷，還是果斷出手救人，她當然是感激的，在這前提下他又拿出了半月玉佩說是她表哥，她自然相信了。沈望舒認真地說：「大人……爹，您不知道，他在救我之前就受過傷，傷得可嚴重了，他要是有心害我，幹麼要費這麼大勁救我呢？我欠他這麼大一個人情，就算他不是我表哥我也會報答他的，他就更沒必要騙我了。」

簾子外的裴在野倒是先愣了下，他救她只是順手為之，一是為了順利進梁州城，二是作為一個男人，要是看見女子在眼皮子底下被人拖走強辱，他還不如抹脖子算了，這件事他自己都沒放在心上，沒想到她倒是認認真真記下了。

裴在野抿了下唇，但腦海裡閃過夢裡她和陸貴妃合謀算計他的種種，又皺了皺眉，別過臉。

事關女兒，沈長流還是不能放心，卻也不好直接反駁她，便道：「妳喚他過來，讓我看看。」

沈望舒眼睛一亮，脆生生道：「他就外面！」

沈長流有點無奈地瞧了她一眼，揚聲道：「請進。」

裴在野定了定神，撩起簾子走了進去。

沈長流乍一見他不覺怔了下，本來擔心他騙色的疑心去了小半，這少年發黑唇紅，相貌華美穠豔，行止間風度極佳，眉間甚至隱隱流露出盛氣凌人的傲慢，怎麼看也不像是騙色的下作之人。

他臉色和緩了下，問：「你便是陸四郎？」

陸清寥那叛賊原來行四？倒是巧了，和他同個排行。

裴在野頷首，「是。」

沈長流拿出往日審案的習慣，刨根問底，「若我沒記錯，陸氏一族昔年盡被誅，十歲以下的男童女童皆被發往平州，你是如何到梁州的？」

裴在野信手拈來，面色微有沉重，「聖上雖法外開恩赦我們無罪，不過陸氏子弟

皆被革了功名，三代不得出仕，我雖非戴罪之身，一輩子前程卻也有限，梁州勢力駁雜，異族眾多，我便想來謀求機遇，不料半途遇上歹人，身負重傷。」

這話說的人情入理，沈長流不覺更和緩了神色，「可有戶籍路引等憑證？」

裴在野喟歎了聲，「是我無能，僥倖從歹人手裡撿回一條命，只是身上憑證皆遺失殆盡，唯有一塊玉佩為證，大人若是不信，不妨去信往平州一問。」

從梁州到平州來回至少得兩月有餘，他沒打算和沈氏中人多糾纏，兩月後他早就痊癒走人了，這話說的半點壓力也無。

「既然如此……」沈長流不免又信了幾分，溫和道：「眼下你有兩條路可選，一是我給你兩千兩銀子，你自去投奔前程，二是留在沈府養傷，待傷好之後再謀其他，你作何打算？」

他會這麼快相信，主要是覺得陸氏乃戴罪之族，這少年談吐分明，見識卓越，沒事冒充一戴罪宗族子弟有何意義？

沈望舒有些心急，生怕他選了一，就見裴在野微微拱手，慢條斯理地道：「那這些日子便要叨擾姑父了。」

沈長流微微一笑，見他既懂人情世故又頗有見識，不免生出愛才之心，隨口考校了一番，忍不住感慨道：「我當年僥倖得中探花的時候年紀比你還大些，學問卻還不及如今的你，若……」

若非陸家戴罪，這少年只怕早就三元及第了。

裴在野心下撇嘴，他嫡子之尊，自幼便是當世能臣輔教，就是一頭豬都能被教成進士了，更別說他生就頗具才幹。

沈長流很快岔開話題，「你下午換了藥，今日且先休養，咱們明日動身回城。」

裴在野和沈望舒齊齊應是。